

拳拳真情

□方述怀

前段时间,我发了一组乡村诗给原南京市文学讲习所指导老师、当代诗人、中国作协会员、文学创作一级的冯亦同先生,他很快给我回了电,先生爽朗的笑声、亲和的语气,让我如沐春风。

“述怀,你的七首乡村诗,写农事、记农时,忆家史和村史,质朴生动。父亲是主角,‘我’是抒情主人公(也是主角),这种‘双主角’的抒情诗因涉及‘主体’的双重性,难以掌握抒情和叙事成分的‘配比’,细节刻画与意象叠加要适量、统一、递进和飞跃。你在铺排和结构上做得很好,也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,乡土情深。但在诗意的凸显和情境的开拓上还缺少‘胆大妄为’,鲜活活跃的程度不够。”

先生又说:“现在不少诗人一味追求‘程式化’,要加以修正,不要跟风,要更自然,更直白和‘自我’,个性和天性的抒情,叙事方面统一到‘我’上来,不要平分秋色,尽可能多一下警策、哲理、点睛与出彩。”

在电话里,先生多次提到我的军营诗和战地诗,是用情、用生命写出来的。他说:“写农村诗,你更有基础

和条件,你生在农村,要写本质的东西。爱土地,要爱得一点也不能流失,脚上的泥巴洗涤时还是落在水塘里;写父亲,要写出一个饱满的、有血有肉的父亲,光靠背影、脊梁这些词语蜻蜓点水,是远远不够的。”

诚如先生所言,写诗是一个勇攀高峰的跋涉,需要不断补充知识储备。他的指导,让我醍醐灌顶,收益颇丰。如今先生已耄耋之年,依然保持着文学创作的热情,诗作迭出。最近,我也频频在各大平台读到先生的诗篇,每一首都是他的倾力力作,拳拳真情如汨汨细流沁人心田,使人身入其景、心入其情,产生共鸣。

先生曾获紫金山文学奖、南京文学艺术奖、江苏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奖项。他的《构思》诗中的一句话戳中我的内心:人生,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,世界才不再拥挤和狭小。没错,人生如一场漫漫旅途,走过的路就是知识的积累和沉淀,未来的路会因这些积累与沉淀而越走越远。我会不断积累与沉淀,循着先生的步伐,一步一个脚印践行对写作的热爱、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。

在机车上高烧

□海狼

穿上骑行服,戴上头盔、手套,发动机车

就在那一刹那,我已经感到一场纯粹的灵肉之旅

正被一个遥远的、看不见的炮口瞄准和封锁

静下来,检查好肉体凡胎,我告诫自己

要有敬畏之心,时刻保持警惕,严格遵规守法

我已准备充分,披挂整齐,开始上路

孤独尚未来临,风声悄悄吟在耳

请记住我的面孔,请目送我轻速离去

我的心脏稳定,驾乘在发动机的上方

朝霞在天空投影,我在后视镜里看见

我生活多年的城市正在向我挥手道别

一切有序进行,我正襟端坐,操作简单

眼里看着路,心中有梦想。昨夜的失眠

在我的脸上刻下了刀痕,火辣辣地清醒

——此刻我正在路上正在远去正在前途莫测

说是为了信念、征服与自由,说是为了爱

其实已经陷入命运的黑洞展开一场死生的轮回之旅

夏天,又是盛暑的夏天;太阳,又是酷热的太阳

当我的气血正在变得尖锐,当我远去了的时候

高温开始融化我一袭黑夜里

为了诗歌和梦想撒开的一张硕大无垠的黑网

往事纷飞,每个段落都像是一个千年的囚徒

隐身于这个机遇与危险共存的年代中

我在病痛里行走,我在阴凉下歇脚

我在石头里穿梭,我在油灯里煎熬

出苏入皖,境移情随,山林里潜游着

无边的绿浪,我的欲望被那漩涡般的力量

诱惑着,路上有色彩飞动,有飞禽出没

也有云霓和岑寂漫天飞舞,上下轰鸣

还有大片的飞虫蚊蚋汹涌而至

灯下漫笔

秋色宜人
陈顺源

百年芳华 银发生辉

——记恩师张柔武先生

□闻玉沛

经历千般风雨,踏平万重坎坷,一位可敬可爱的104岁高龄的银发老人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她就是闻名全国的爱国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的嫡孙女、南通市政协原副主席、南通师范音乐副教授、我的老师张柔武先生。

43年前的1979年,“文革”才刚刚结束,我们成为南通师范学校“文革”后招考的第一批师范生,因此有幸成为张柔武老师的学生。张柔武是我们的音乐老师,那年她已年届花甲。音乐课作为我们专业的重点主课程,张老师专程去上海、南京重点幼儿师范学校参观学习,博采众长,自编了系统性的三年音乐教材。文印室任务重,张老师就自刻钢板,油印教材,这一刻一印,就是三年。张老师让我们接受了极为系统、正规、严格的音乐训练。在检查我们弹琴时,张老师注重细节,因材施教,练就了我们弹奏风琴、钢琴的“童子功”。张老师以她强大的气场,严格的训练,提升造就了我们,把我们这些毫无音乐基础的孩子领入了音乐殿堂。毕业之际,张老师已为我们夯实了基本功,我们能熟练弹奏各类练习曲、歌曲以及部分中外名曲。

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,我才知道,张老师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、养尊处优,她曾蒙受了数不清的坎坷和磨难。“文革”中,她被挂上“资产阶级分子”牌子批斗游街,被打成“五一六分子”下放劳动,被逼下跪,被迫承认自己是“台湾特务”“日本特务”“重庆特务”,剥夺她教课的权利达15个月之久,进行劳动改造,起初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,后来又又到郊区的南郊大队劳动三个月,到印染厂做工,打扫厕所、饭堂、浴室,寒冬腊月铲冰扫雪。从1968年2月到1969

年4月,长达一年多不许回家。“文革”期间,她被抄家、罚跪,被勒令到啬园看着祖父张謇的墓地被挖开……面对如此折磨,张老师没崩溃没自弃,而是选择了坚强再坚强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祖国大地时,张老师也迎来了事业的高峰,以及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广阔空间。1984年4月,张老师被任命为南通市政协副秘书长,8月份即当选为南通市政协副主席,并负责组建中国致公党南通工委,成为南通致公党主委,主持全市致公党的日常工作。而后又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及常委,海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,省致公党副主委,省台属联谊会副会长,还担任市红十字会副会长、市慈善会副会长等职。在加强外向型经济方面,她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,创办了大生实业公司并实现盈利。她东奔西走,穿针引线,促成了南通大饭店与香港的合营,牵线搭桥与台湾合资组建了南通申华化工公司。在政协和参政党工作岗位上,张柔武履行参政议政职责,建言献策,发挥重要作用。直到1997年,她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。

生活的磨炼,丰厚的阅历,使张老师在艺术道路上大放光彩。且不说1935年张老师在南通音乐舞台上啼声初试,大获成功;1938年在上海“民主电台”参与面向海内外联播《松花江上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《长城谣》抗日救亡歌曲,影响盛大,单说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吧。1984年南通大饭店开业典礼上,她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玥、梅葆玖同声高唱《迎宾曲》。1989年,在歌唱家叶佩英的动员下,在北京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举办的联欢会上,张老师上台演唱了《红

梅赞》。2001年建党80周年,南通市委统战部举办庆祝座谈会,张老师即兴献歌,以满怀深情的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代替发言,会场气氛顿时欢腾热烈起来。2002年5月,南通师范百年校庆,张老师参加了四代师生《同唱一首歌》,以84岁高龄担任领唱,掌声经久不息。2019年,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,101岁的张老师神采奕奕,携一小女孩,在南通钟楼下,边弹边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去年建党100周年之际,张老师以103岁的高龄倾情演唱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

张老师的大爱之心和悲悯情怀,同样让人敬佩。新中国成立初,她曾将两箱字画共计183幅捐赠给了南通博物院。她把父母结婚纪念品“曼得林”钢琴拿到师范学校为教学服务30多年。1957年,她将对民族资产阶级赎买的固定利息,连续4年援助给当年的五爱民办中学。每逢大灾大难,张老师一定走在最前面。学生时代她就用自己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接济家境困难的同学。其时,进步学生去天生港乘船赴南京请愿,在船上断炊两三天,张老师知情后出于义愤,辗转托人买了300个馒头送上船去。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,张老师的名字更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捐助名单里,103岁高龄时还设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。

百年芳华,银发生辉。张老师99岁时出版了20余万字的《濒濠岁华》回忆录,100岁不慎骨折,手术不到三个月就能下地行走,101岁又出版一本近20万字的《濒濠花絮》,并能熟练操作微信,接受新闻媒体采访,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作为她的一名学生,我感到幸福、感到自豪。张老师,你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偶像!

玉兰一瓣